



贺麟与唐君毅 ——人生经历、社会交往与学术思想
(2007-7-30 11:19:29)

作者：彭华

尔研究方面最为深广、最为全面、最有影响的成果”[6]（11）。周谷城评价贺麟学说，“博而不杂，专而不窄”；周辅成认为贺麟在融贯中西方面是“一位勇敢而有成绩的开拓者”，“既不作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作奴颜婢膝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张岱年指出，“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对于康德、黑格尔哲学及宋明理学研究尤深。在三十年代，贺先生已被称为‘黑学’专家”[7]（1、4、39）。此言此语，绝非妄言妄语！

但就客观的历史情境而言，贺麟在哲学体系上的构建基本上集中于1949年以前，其后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了。故学术界评论说，“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相反，自1957年“反右”开始，“贺麟的学术重点放在翻译和‘客观介绍’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减”[6]（4、13）。相对而言，早慧的唐君毅不但慧思早发，而且续有增发；身处海内外两地的两位哲学家，在后半生走过了两条颇为不同的人生之路。

唐君毅“会通”中西印，巍然而为大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8]（26），并被西方有的学者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9]（677）。唐君毅学问渊博，学贯中西，对中、西、印哲学思想无不尽心钻研，尤用力于中、西、印三大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他的学术思想进路，被海外学者概括为：以黑格尔型的方法及华严宗型的系统，展开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都为“一心”所涵摄的文化哲学体系，名曰“唯心论的本体——文化论的哲学系统”。国内外学术界评说，“（唐）先生著述之丰，在当代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其著述内容广博，体大精深，长于辨析，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之后的贺麟和唐君毅，虽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境遇，从而影响了各自的哲学命运；但就各自的心路历程、思想历程而言，却又“殊中有同”。贺麟出于身不由己的境遇，迫不得已地改宗唯物论，改宗马列主义；唐君毅虽然身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他在思想的创新、哲学的突破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上却无多少进展。唐君毅曾经在其集大成的哲学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自序中说，“吾今此书之根本义理，与对宇宙人生之根本信念，皆成于三十岁以前”，“吾今此书之规模亦不能出于此二书（按：即早期著作《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贺麟一直偏好哲学家的早期思想，他也非常贴切地指出，唐君毅的早期著作极端重要，“晚年著作的根本义理，根本信念，全书（笔者按：即《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规模均不出此之外”，“而且早期著作，富有文学性，情理双融，不偏于论证与论辩”[5]（208）。李杜也同样指出，晚年的唐君毅“他的思想不再有方向性的改变，而只有深度与广度的开展”[10]（12）。历史，居然在这两位哲人的身上惊人的相似！

相似之二，两人都情有独钟地相中了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贺麟译介黑格尔著作之功、绍述黑格尔哲学之绩、借鉴黑格尔思想之精，早已不遑多言（见上文）；而唐君毅之于黑格尔，则需略笔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时间表：

1928年，唐君毅看康德、菲希特、黑格耳（即黑格尔）、柏拉得莱、鲍桑奎之书。据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记载，唐君毅在二十八岁前“对黑格耳之后之洛慈、柏拉得莱、鲍桑奎、与罗哀斯等客观唯心论与绝对唯心论之重要书籍，皆无不读”，“先生于西方哲学家中，最欣赏菲希特与黑格耳之由纯粹自我或纯思中之理性出发，以演绎出此世界之存在之形而上学”。1936年，唐君毅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冬季号上发表《庄子的变化形而上学与黑格尔的变化形而上学之比较》。1940年，唐君毅与李长之相偕往访牟宗三，“先生不喜唯物论，但不反对辩证法，相见之初，即表示唯物辩证法讲不通，精神生活之辩证法可以讲。牟先生于民国二十年曾与张东荪先生等从逻辑观点写辩证唯物论批判，又知先生精黑格尔哲学，乃请其略述大义。先生纵谈至英国新黑格尔派布拉得莱之消融的辩证，牟先生觉其玄思深远，郁勃而出，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并知先生确有其深度与广度，非浮泛小慧者可比”。1956年，唐君毅发表的文章有《黑格尔哲学论文集》之《黑格尔之精神哲学》。

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们，几乎每一位的背后都有着西方哲学家的影子，如柏格森之于梁漱溟，新实在论之于冯友兰，康德之于牟宗三，而唐君毅的哲学体系所受黑格尔的影响，业已得到世人的公认。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唐君毅有着极为精深而系统的了解和体会，其思维方式是黑格尔式的。唐君毅自己坦言，“对于西方哲学，现在来说，我喜欢的还是黑格尔（Hegel），近代的是怀特海（Whitehead）”[11]（144）。比如其早期著作《人生之路》，便是“根据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2]（114—115）。同属早期著作的《爱情之福音》（1945年出版），“其黑格尔式的辩证思考模式综贯全书”[12]（140）。至于其晚年的总结性的哲学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则“融会中西而贯通儒佛道，收摄哲学、宗教，建构起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实可以比照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③。当然，我们说唐君毅深受黑格尔思维方式或哲学方法之影响，并非说此乃唯一来源。唐氏弟子刘国强指出，“在唐先生的哲学中，最为广泛被运用，而同时表现了唐先生哲学的精神的，即为超越的反省法，或超越的反省精神”，如契会法、层层转进法、超越反省法、开闢法，而“此四者是互为贯通，而以超越反省法为基本，开闢法为更根本之大法”[13]（47—54）。

三、几点感想

对贺麟、唐君毅这两位先哲的人生经历、社会交往、思想发展历程及时代际遇等略做比较之后，数点感想油然而生。兹陈述于下：

1. 以文化为终极关怀。

笔者曾经指出，王国维、陈寅恪均以文化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14]（40—49）；作为新儒家的贺麟和唐君毅，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15]（280）。贺麟所理解的“文化”，尤侧重于人类精神一端，认为文化“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5]（354），“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15]（280）。自发蒙之日起，贺麟即嗜好书籍，书籍为他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他暗暗立下志愿，“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他自己的志趣是“平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16]（84），立志成为一位博古通今、勤于思考的哲人。

在贺麟的理论视野里，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主干，虽然说“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有些病态，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但切不可因此妄自菲薄，而只能说“须校正宋儒的偏弊”，进而“发扬先秦汉唐的精神”，此“尤为我们所应努力”[17]（197）。贺麟说：“民族复兴的本质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18]（4—5）贺麟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践行了这一崇高而神圣的文化理念。

唐君毅年方十四、五岁时，即有希圣希贤之志；青少年的唐君毅业已相当自负，“决不甘于为一普通人”[19]（145），立志博览群书，构建思想大系统，从而推动文化教育事业，重建中华文化，以贡献于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年方三十，俨然而有哲人气象。1949年剧变前夕，唐君毅临别告母：“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20]（67）何等自觉的认识，何等崇高的抱负，何等神圣的担当！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及《海外中华儿女之发心》二文中，唐君毅又念念不忘地指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学术之自尊自重，自信自守之道，希望中国人之一念自觉，当下发心，而“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而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而世界人士之共努力，则可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真正的人的世纪”[21]（68、74）。

1961年，唐君毅在香港《祖国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发表《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感慨中华民族之无所保守，移民他国的中国人，皆以学习他国之文化，归化他国为荣，虽情有可原，但“风劫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中国民族就像“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的大悲剧”[21]（12）。此等言语，均为唐君毅以文化为终极关怀之绝佳注脚！

2. 瘁心于中华文化。

贺麟自学成回国后、唐君毅自大学毕业后，即著书立说，开馆授徒，传道授业，旨在中华文化之绵延赓续。其中，唐君毅更是十足的楷模与典范，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贺麟宏大的理论视野里，儒家思想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主干，虽然说“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有些病态，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但切不可因此妄自菲薄，而只能说“须校正宋儒的偏弊”，

进而“发扬先秦汉唐的精神”，此“尤为我们所应努力”[17]（197）。贺麟将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